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薛家將 第十九回 白虎關前楊凡逞威 周青斃命元帥負傷

薛丁山輕信讒言暴打了梨花姑娘，在澄清真象以後他仍不認錯，這一下可真把大元帥氣壞了，命令刀斧手把薛丁山推出帳外斬首示眾。眾將無不著急。程咬金一看誰求情也不行了，乾脆找樊梨花吧。一轉身，奔入內宅。樊梨花以及眾位女眷仍在洞房。柳、樊二氏夫人還在苦苦相勸，梨花姑娘已止住悲聲，簡單梳洗了一下，擦去了臉上的血跡。程咬金進來就說：「對不起啊，你們讓讓，我找樊姑娘有點事。」眾人一瞅老程的樣子，就猜著發生了什麼事情。有人問道：「老人家，您有什麼事呀？」，「你們還不知道呢，丁山與大元帥頂起來了，大元帥非常生氣，非要殺丁山不可，誰求情都不行，我這才來搬請救兵呢。」眾人聞聽，無不驚駭。

程咬金來到梨花面前：「姑娘，你受苦了。你娘在前邊一講，我們才真相大白，我老頭子是個直性子，說了不少過頭話，大概也氣著你了。梨花，看在我是個大老粗，你就高抬貴手，把我饒了吧。」這幾句話說得梨花好不自在：「老人家，別往下說了，我決不忌恨你。」，「那我謝謝你了。樊姑娘，大元帥要殺薛丁山，別的誰求情也不行，你要能把原諒我的肚量拿出來，放到丁山身上，薛家滿門對你是感恩不盡哪！姑娘，能不能跟我去見平西王，給丁山講個人情，你要能把丁山救下來，你們二位還是好夫妻，往後老薛家，包括我們在內，決忘不了你的恩德。姑娘，快隨我走吧，我這廂有禮了。」程咬金一番話，把樊梨花說得低頭無語。小姐薛金蓮也過來了：「樊小姐，我也求求你，給我哥哥求個人情吧，我這廂給你磕頭了。」薛金蓮哭得像個淚人；跪在了樊梨花面前。樊梨花心如油烹，趕緊把薛金蓮攙起來。梨花心想：我能給薛丁山求情嗎？讓人家挨了一頓，我再為他求情？我咋那麼賤？這薛丁山那麼狠毒，翻臉不認人，我不應該去。可是魯國公來了，薛金蓮又磕頭跪請，怎麼辦呢？老國公說得對，我要能把薛丁山救了，老薛家都會感激我，包括平西王在內，別看他現在非殺薛丁山，這是在氣頭上，真要殺了，過後他非後悔不可。做人要做個正經人，我別不識抬舉，挨打就挨打吧，我也不是給老薛家溜須，也不是圖什麼好處，真把他們得罪了，往後我們沒有立足之地呀。樊梨花思前想後，站起身來：「老國公，您別往下說了，我跟你趕奔前廳就是。」，「真是好姑娘，深明大義，屈己待人，快跟我走吧。」樊梨花隨程咬金來到前廳。老程朝大家一使眼色，意思是我把救兵搬來了，你們別發愁了。老程噎噎來到帥案前面：「元帥，你看看誰來了。」

薛仁貴把火往下壓了壓，抬頭一看，沒想到是梨花姑娘來了。只見樊梨花兩眼哭得紅腫，臉上一塊青、一塊紫的全是傷，想起兒子把人家揍成這個模樣，當爹的心裡也不好受。薛仁貴欠身離座：「梨花姑娘，你受屈了，趕緊請坐。」樊梨花先給薛仁貴見了禮，又給兩旁的人見了禮，在桌旁一站：「大帥，我求您來了。」，「啊？你說吧。只要你說出來，我薛仁貴凡能辦到的，一定盡力而為，不知你所求何事？」，「大帥，禍打根頭起，事情都出在我身上。我樊梨花命淺福薄，給別人帶來了災難。薛丁山心直性耿，所以仇恨邪惡，聽了別人的閒言碎語，才打了我，這屬於誤會。元帥真要把他殺了，是不是有點過分。我不求別的，就求大元帥高抬貴手，把薛丁山饒恕才是。」

薛仁貴聽罷，從心兒裡往外不好受。心裡說：難得呀，多好的兒媳婦，受了那麼大的委屈，忍痛含悲，屈己待人，還給那個畜牲求情。這樣的女子真不多見哪！薛仁貴也深受感動，這個臉非給不可。薛仁貴口打咳聲：「姑娘，我之所以要殺他，就覺著對不起你。不殺他我覺著內疚。既然姑娘不恨他，能原諒他，我就看在你的分上，將他饒恕。」

薛丁山在法場，估摸著這回活不了了，因為爹爹真急了。他也願意死，喀嚓一下，一切痛苦都沒了，沒想到他又被放回來了。走進帥廳一看，樊梨花在桌旁站著，薛丁山的心裡一翻個兒，心想，她來幹什麼，一輩子不見才好呢，你多大的臉哪，還有臉在人前立站！薛丁山心懷怨氣，給元帥磕頭：「謝爹爹不斬之恩。」，「哇，非是本帥不斬於你，皆為樊小姐苦苦為你求情，為父沒有辦法，這才將你饒恕，你還不過去給樊小姐施禮謝恩。」程咬金怕薛丁山繼續耍硬，要再駁了元帥的面子，那可真不好辦了。眾人都把心提到了嗓子眼兒上，瞪著眼，瞅著薛丁山。老程恐怕事砸了，趕忙來到薛丁山身旁：「你還愣著幹什麼？還不過去謝過恩人，謝謝樊小姐？」薛丁山還不服氣，愣瞪著眼睛，梗了梗脖子，根本不願認錯。他抬頭一看，發現爹一隻手捂著胸口，一隻手捂著膝蓋，身上哆嗦得厲害，如果我再不聽話，也許我爹一口血就噴出來了。

薛丁山思前想後沒辦法，只好強打精神，來到樊梨花面前：「姑娘，多謝你給我求情，俺薛丁山禮過去了。」說話的聲音都不像感謝的樣子，樊梨花把頭一甩，連看也沒看。程咬金趕緊過來打圓場：「行了，行了，這才叫好孩子，順者為孝，當老人把你養大不容易，就是說得不對，你爹說你你也得聽。大帥呀，算了吧。」他剛說到這，薛丁山又說話了：「爹，兒還有個要求。」，「講。」，「還是關於樊梨花的事。我們不可能結合，她走陽關道，我過獨木橋，婚姻之事就此結束。您要能答應我這件事，叫我怎麼都行。要不能答應的話，您要樂意殺就殺吧。」薛丁山這一句話，把薛仁貴幾乎氣昏了：「薛丁山，你不是我兒子，我也不是你爹，從今以後，你我父子一刀兩斷，你的婚姻事跟我毫無關係。但是，你是我手下的一員戰將，就從你所作所為，陰損毒辣，怎麼配當大將，萬歲在這裡，我要求把你的龍虎狀元、十寶大將軍、二路元帥三個封號撤掉，官職一撈到底。來人，把他押到勞軍營服役。」

勞軍營就是軍中犯了錯誤的人，派到那裡乾出力活，鋤草喂馬等等重活都歸他們乾，多咱到了日子，或者立了功了，才能結束。薛丁山把什麼都豁出去了，心說勞軍營就勞軍營。李世民看薛丁山太傲氣，不壓壓不行，為了管教管教他，也完全同意平西王的要求，把薛丁山的官職一撈到底。

樊梨花方才聽了薛丁山短短幾句話，心如刀紮一般，心說我們是什麼緣分，真是冤家，薛丁山哪有半點悔意？哪有半點覺得對不起我的地方？太叫人寒心了。樊梨花一咬牙，也決定解除這個婚姻關係。這時候，柳迎春、樊金定、何氏老太太以及寶仙童等女眷也來了，一聽梨花把情求下來了，也都放心了。何氏老太太見了女兒，商量娘兒倆下一步怎麼辦。薛仁貴一見何氏老太太：「你來得正好，咱把這個事定下來。」老太太一陣苦笑：「平西王，你是正人君子，你處理的事情讓人欽佩。話都說清楚了，我們跟老薛家一不沾親，二不帶故，梨花和丁山的婚姻就此結束。另外我有個小小要求，我老頭子和兩個兒子屍骨未寒，我要求為他們超度喪事。再一個，我們在寒江關住了多少年了，別看現在我們歸了唐了，我們還不願離開這裡；求大帥和陛下法外施仁，把原來的宅子歸還我們，我帶著梨花在這一住，過後半生也就心滿意足了。」說著老太太也哭了。

程咬金口打咳聲：「挺好個事，弄成這個樣子，大帥，您看怎麼辦吧！」薛仁貴做不了主，扭回身跟皇上和軍師商議。李世民說：「暫時這樣吧，先把帥府退回，老太太既然提出來了，不願離開家鄉，她就帶著姑娘、兩個媳婦還在這裡住，她們家所有的花消，都由國庫支付。至於丁山和樊小姐的婚姻，咱們再從長計議。」大家同意。遵照皇上的旨意，作出決議。何氏老太太、樊梨花千恩萬謝，哭著走了。

這件事情過後，皇上、軍帥、元帥都受了很大刺激，悶悶不樂，但是又不能在這裡長住，還得繼續進兵。大隊人馬在寒江關住了十天，草料也徵集齊了，人員也補充好了，元帥擊鼓升帳，對眾將說：「下一座關城是白虎關，白虎關的大帥叫楊凡，據說此人受過高人傳授，武藝精通，而且白虎關地勢險要，最難攻打，希望大家齊心努力，勇敢殺敵。」，「大帥放心吧，到那兒咱們一定是旗開得勝，馬到成功。」，「好，外邊點炮出兵！」三聲炮響，大軍浩浩蕩蕩向西進發。臨走的時候，元帥把陳忠父女留下鎮守寒江，並囑咐他們：「對樊府要好好照顧，她們有什麼問題要盡力解決。如有什麼意外之事，速報我知。」陳忠父女頓首領命，鎮守寒江不提。

起隊這一天，梨花母女特地給元帥送行。梨花說：「此去白虎關有二百四十里，中間的幾座小關城並沒什麼了不得的，唯有白

虎關主將楊凡，武藝高強，馬快刀急，藝狠心毒，善使暗器，尤其十二把柳葉飛刀，百發百中，望大帥多加注意。」薛元帥對梨花姑娘非常感激，又安慰了她幾句，這才上馬起程。

唐軍離開寒江關，一路之上勢如破竹，很順利地來到了白虎關前，安營下寨。這座營盤是九宮八卦連環式，進可以攻，退可以守。軍士們立轅門，挑壕溝，佈置鹿角，掛好天燈，下好埋伏，這才埋鍋造飯。一切安排好了，元帥升坐大帳。

薛仁貴當眾宣佈：「咱們起兵之時，本帥有言在先，白虎關的大帥名叫楊凡，此人武藝精通，本領出眾，善施暗器，各位將軍要多加留神謹慎，哪一個能戰勝楊凡，奪過白虎關，也算首功一件。哪位將軍願討頭支令趕奔兩軍陣？」薛仁貴話音未落，旁邊有人高喊一聲：「大帥，末將願往。」眾人定睛觀瞧，乃是前部正印先鋒官大刀周青，周青分褫尾撩戰袍來到帥案前邊，躬身施禮：「大哥，這支令給我吧，有道是先鋒先鋒，有事先行，有事不先行，算啥先鋒！我願領兵帶隊，會鬥楊凡。」，「賢弟，你要多加小心，本帥亮全隊給你觀敵市陣。」，「是。」

周青轉身走了，周文、周武、薛顯圖也過來了，要求給周青助一臂之力，大元帥也點頭了。三個人歡歡喜喜追上週青，四員大將翻身上馬，點兵一萬趕奔兩軍陣。

薛仁貴跟皇上討下旨意，願亮全隊前去觀敵市陣，唐王點頭，除了他和軍師守營以外，餘者眾將全部隨元帥出營。這是開兵見仗以來少有的陣勢，男的、女的、老的、少的，高的、矮的、胖的、瘦的，金盔金甲，銀盔銀甲，銅盔銅甲，鐵盔鐵甲，簇擁著薛大帥來到兩軍陣前。薛仁貴手拿畫桿描金戟，站立纛旗之下向對面觀看。這時周青已經領人衝上去了，正在攻關，戰場上鼓聲震天，殺聲震野，唐兵分為八路，架雲梯攻城，霎時間硝煙瀰漫。薛元帥看著，時間不大，唐兵已攻到白虎關下，樹起雲梯，一個挨一個，奮勇登城。守把城池的西涼兵，箭如雨發，扔下灰瓶炮紙，滾木礮石，唐軍傷亡慘重，想一舉拿下關城不那麼容易。尤其是白虎關建在兩山當中，十分堅固，城牆全用大條石砌成，高約四五丈，上有垛口隱身，真是易守難攻。薛大帥一看心裡不痛快，埋怨周青，哪有蠻幹的道理，這不是叫弟兄白搭命嘛！大帥吩咐鳴金！收兵鑼一響，周青知道，元帥不贊成這種戰術，而且他也看出來了，確實傷亡慘重。沒有辦法，把戰馬一蜇，唐兵撤下來了。

剛撤到半道上，白虎關中三聲炮響，吊橋放下，城內衝出一隊騎兵，分四隊兜著唐兵的屁股殺了過來，每人掌中一把馬刀，借著陽光，刀光閃閃，手起刀落，唐兵死的死，爬的爬，又傷亡不少。周青沒有辦法，一晃掌中大刀，撥轉馬頭，加入戰群。兩方面一場凶殺惡鬥，各有傷亡。

番兵一看難以得手，這才站住腳步。只見正中央大旗高挑，闖出一員大將。這員將跳下馬，身高能有一丈一尺五，長得肩寬背厚，人高馬大，頭上帶斑卷荷葉烏金盔，身上穿九吞八紮金鎖連環甲，外罩猩猩紅戰袍，腰繫獸面吞頭獅寶帶，鳳凰裙遮住雙腿，胸前三疊倒掛魚尾，冰盤大小護心鏡，護背旗背著八桿，走金線掐金邊，上邊還帶著鴨嘴小鈴鐺，風一吹叮噹亂響。這員大將肩頭橫搭狐狸尾，腦後斜插雉雞翎，臉上看，從腦門到下巴有一尺多長，窄腦門，麥腮幫，面如青蟹蓋，鬥雞眉，大環眼，白眼多黑眼少，眼珠向外鼓著，塌鼻樑，翻鼻孔，站魚嘴，厚嘴唇，滿臉長的都是金錢癩，胯下馬，掌中合扇板門刀，背後背著一個大圓包，上面插著十二把飛刀，飛刀的把上都有紅綠綢子條。來者非別人，正是白虎關的大帥丑鬼楊凡。楊凡背後帶著五虎八標上將至，給他助陣吶喊。楊凡一馬當先來到兩軍陣，與周青馬打對頭。

楊凡最近火氣大透了，就是關於婚姻的事。近幾年來他也發現樊梨花不願嫁給他，他每次派人去求婚期，總是遭到拒絕。後來他派人探聽，老樊家多數人都同意這門親事，惟獨樊梨花和她母親不同意，樊梨花一賭氣還出了家了。楊凡心裡暗笑：「就憑我娶什麼媳婦娶不著，可我偏不要別人，就非娶你不可。」最近他聽說樊梨花殺父、誅兄，獻了寒江關，而且把終身許配給唐營二路元帥薛丁山了，把楊凡氣得在屋裡翻跟斗。他心裡說：好啊樊梨花，你喜新厭舊，愛上小白臉子了，不用問，一定是薛丁山耍手腕，憑著臉蛋兒，把你勾過去了。我要見到你們這對狗夫妻，要把你們刀刀斬盡人人誅絕，扒皮旋革，剜眼點天燈！楊凡這些日子就好像瘋了似的，無緣無故地乾生氣，就盼著唐兵來哩，今天可來了。他見唐軍攻城的時候吃了點虧，心裡才亮堂一點，唐兵一退，他便開關落鎖，一馬當先，殺到兩軍陣前，跟周青打了照面。只見來的唐將攢鐵盔、鎖鐵甲、皂羅袍、大黑馬，掌中三停刀，個子比自己矮不了多少。他用板門刀一指：「呀呸，對面來將你是何人？」周青一陣冷笑：「要問我，官拜御總兵之職，前部正印先鋒官周青是也。」，「哈哈，哪裡來個周青，無名小輩，你給我土豆搬家，滾！你們那裡有個薛丁山吧？你叫薛丁山出陣，某家跟他有一天二地仇，三江四海恨，我非親手要他的狗命不可。我跟你姓周的遠日無冤，近日無仇，犯不上跟你動手。你快叫薛丁山過來。」周青一看，這傢伙真野蠻，就像大人叮嚀小孩似的，我能聽你的嗎？周青大怒：「你是何人？」，「我乃楊凡是也。」，「啊，你就是楊凡哪！」周青心裡說，是夠煩人的，怪不得樊姑娘不願意嫁給你，誰樂意跟鬼在一起！周青也是性如烈火的人，兩句話不對，便動起了手，催動坐下馬，晃動三停刀，直取楊凡：「丑鬼，你要把我贏了，薛丁山自然會來，著刀！」一道寒光，斜肩鏟背砍來。楊凡向旁邊一閃身，把板門刀晃起來，二人戰在一處。這一交上手，周青就感覺到不好，發現楊凡馬快刀急，自己的力氣沒有人家大，刀沒有人家精，馬沒有人家快，三點不足，馬上就顯出勝負來了，把周青累得盔歪甲斜，帶軟袍鬆，一招不如一招。十幾個照面，二馬一錯鎗，楊凡使了個回光返照絕命刀，腕子一翻，刀刃朝後，奔周青砍來，周青雖明知道不好，但是已躲閃不及，「喀嚓」一聲，周青人頭落地，死屍栽於馬下。楊凡把馬圈回來，用刀尖把周青的腦袋挑起來，衝唐營一晃：「看見沒看見，這就是你們的下場。哪一個過來送死！」

元帥薛仁貴見周青陣亡，不由得眼前發黑，胸口發熱，哇的一聲，一口鮮血噴了出來。眾將急忙上前，把元帥搶救過來，有人衝上去把周青的屍體搶回。

還沒等薛仁貴派將，周青手下的三員副將周文、周武、薛顯圖，急紅了眼珠，各催坐騎，如飛似箭，直奔楊凡。「丑鬼呀，拿命來！」兩條槍一口刀，過來把楊凡圍住。楊凡哈哈大笑：「你們還有多少，樂意死的你們全來，今天老子收莊包圍。」舞動合扇板門刀，力敵三將，十幾個回合過去，三個人不但戰不下楊凡，而且還漸漸招架不住。楊凡先使了個左右開弓，「撲！撲！」把周文、周武砍落馬下，二人當場斃命，薛顯圖一見不好，撥馬就走，楊凡掛大刀伸手摘弓，拽出一支三稜透甲錐，喀吱一聲，把弓拉圓，隨手一箭，正好射中薛顯圖的咽喉，薛顯圖大叫一聲翻身落馬。三員大將死了一對半。唐營眾將無不驚駭，趕緊把三人死屍搶回，薛仁貴又昏過去了。

薛仁貴明白過來，猶如兇神附體一般：「爾等給我觀敵瞭陣，待本帥會鬥楊凡。」程咬金一看：「別別，仁貴呀，你剛吐血，這個戰場你無論如何上不得，這麼多的戰將誰去不行？」，「老人家，這裡是戰場啊，你不要再說了，我一定出陣！」薛仁貴雙腳一磕飛虎鞭，馬往前催，晃動獨龍戟，來到楊凡的馬前。楊凡仔細打量薛仁貴，只見他頭戴帥盔，三叉條頂，抱耳護項，摟海帶子繡八寶，密匝匝上扣金釘，身上披亮銀甲九吞十八匝，兩肩頭有吞肩獸，下有吞口獸，中間有吞海獸，三疊倒掛魚尾，鳳凰裙雙遮腿面，虎頭戰靴，雙踏透瓏金鎗，外罩素羅袍，胯下白龍馬，掌中一條畫桿描金戟，背背打將鞭，面如銀盆，三絡墨髯，眉分八彩，目若朗星，馬上一坐，穩如泰山。

楊凡看罷，也是暗挑大指：「呸，對面來將，你是何人？」，「薛仁貴！」，「啊！你就是大元帥、平西王薛仁貴？」，「正是！」，「薛丁山是你兒子？老薛家都是我的仇人。薛仁貴你拿命來！」楊凡不容分說，拍馬舞刀，泰山壓頂，朝薛仁貴頂梁砍來。薛仁貴橫戟往外招架，這一刀正砍在戟桿上，只聽噹哪一聲，把薛大帥震得幾乎落馬。因為他近日身體不好，加上楊凡的力氣也太大，因此這樣。但是薛元帥為了給幾位弟兄報仇，咬緊牙關，毫不畏縮，抖動大戟，仍然猛衝猛殺，和楊凡戰在一處。一方是唐軍大元帥，一方是西涼白虎關的大帥，兩方的頭兒碰在一塊兒，所以兩方的軍兵都為主將使勁，恨不能把戰鼓敲破，吶喊聲把嗓子都喊啞了。二馬鏗翻，兩個人打了五十多個回合不分輸贏。薛禮心想，乾脆我用戟裡夾鞭把他戰敗也就是了。想到這裡，他晃動大戟加緊進攻，一戟奔楊凡頸喉便刺。楊凡往左一偏頭，躲過大戟，薛仁貴利用二馬錯鎗的機會，把方天畫戟交在左手，探臂

膀從鹿皮套裡把鞭拽出來了。他這條鞭重有二十二斤，掄起來一兩貫一斤，就等於三百二十斤的分量，反手一鞭打向楊凡的後腦勺。楊凡也不愧為一員上將，眼觀六路，耳聽八方，雖然他不知道後邊用什麼打他，他知道薛仁貴用巧計贏他，再要回頭看已來不及了，楊凡趕緊使了個縮頸藏頭，把腦袋往下一埋，肩膀往上一端，大刀往後一背，使勁往馬身上一臥，薛仁貴這一鞭就打空了，鞭碰到頭盔的後面，發出刺耳的聲音，打得頭盔金星亂冒，把楊凡的魂都嚇飛了，在馬上一栽歪，戰馬躡出去有一百多步。他把戰馬帶住，一摸後腦勺，盔被打壞了，所幸腦袋沒有受傷。這一下楊凡可急了：「薛仁貴，好啊，你是大元帥，竟敢用暗器傷人，我跟你完不了。」催馬舞刀，又奔薛仁貴殺來。薛仁貴恨自己這一鞭打高了，要往下挪二寸，就把他後腦勺削沒了，迫悔莫及。把鞭帶起來，晃大戟仍然和楊凡開戰。

兩個人又打十幾個回合。楊凡心說，你會使零碎，我比你還會。看樣子，憑我把刀贏不了薛仁貴，乾脆我用暗器贏他。想到這裡他把大刀交在左手，探臂膀從背後把飛刀拽出來了。他發現薛仁貴離自己比較近，估摸有三丈遠，自己的勁能夠得著了，才用手指頭一夾飛刀的穗頭，噌，拽出一把，手腕一搖，說聲「著」，「唸」的一聲，一溜寒光，便奔薛仁貴的面門飛去。薛仁貴也力。注意了，見楊凡肩膀一動，眼前寒光一閃，趕緊往馬上一臥，這把刀就從頭頂上掠過去了，落到兩軍陣前。薛大帥一抬頭，「嗖！」第二把又到了。薛仁貴趕緊往旁邊一甩臉，飛刀貼著鼻子尖過去了。楊凡帶有十二把飛刀，左一刀，右一刀，打到第七刀上，薛仁貴沒躲開，撲的一聲，紮，進去二寸多深。要說薛仁貴身披三層重甲，裡邊有掩心甲，中間有金鎖連環甲，外邊有大葉黃金甲，惟獨肩頭這地方是關節，兩隻胳膊要晃動，所以甲薄，楊凡發招也就專揀這些地方打，要說紮這麼深，薛仁貴不在乎，身為大將，能挺過去。但是這把刀紮、上以後，先是一疼，緊跟著發麻，就覺著這半邊身子從腳指頭麻到腦瓜頂，薛大帥就知道不好，這是毒藥刀：「我命休矣。說什麼我也不能落到他們手裡。」他強咬牙關。雙腳一磕飛虎韉，一撥馬頭，敗回本隊。楊凡不捨，拍馬舞刀，在後頭追趕。程咬金命令開弓放箭，箭如雨發，才把楊凡擋住。

薛大帥到了隊前，一頭從馬上栽了下來，人事不省。程咬金一看，將陣亡，大帥受傷，生死難保，這仗是沒法打了，跟眾將一商議，趕緊收兵撤隊。轅門關閉，免戰牌高懸。

楊凡連勝五陣，洋洋得意，心想，雖然我沒親手把薛仁貴宰了，但是他肯定活不了。楊凡心滿意足，命親兵把地上的飛刀撿起來，撥馬回到白虎關。

唐軍收兵以後，先用戰袍把周青等四人的屍體裹起來放在床上，停在空帳篷裡。受傷的兵士全去治傷。薛大帥抬回來以後，十幾個軍醫圍著病床，七手八腳，摘盔卸甲，露出傷口，大夫們一看全咧嘴了。只見傷口流出的血都是黑色的，同墨汁差不多，並且臭味熏人。刀還在上邊紮著。為什麼不把刀拽出來呢？因為還沒有看準以前是不能隨便下手的。十幾位軍醫官看完了，一皺眉，知道這是中了毒了，什麼毒呢？他們把黑血擦下一塊，仔細地辨認，又聞了聞，仍分辨不出。程咬金問：「傷勢怎麼樣？」，「回國公爺，元帥中的是毒藥飛刀，傷勢不算重，但毒藥厲害。」，「有辦法嗎？」，「我們試試看。」軍醫官經過商量，開出了藥方，先讓元帥服下解毒藥，又拔下了飛刀。只見傷口像個小洞，正中穴道。又上過止痛和解毒的藥，忙了兩個多時辰，才算安定，但是大帥仍然昏迷不醒，皇上也是長吁短歎。

大伙商議，這仗怎麼打？是收兵撤退等大帥好了再來打，還是怎麼辦？眾說紛壇，一籌莫展。程咬金說：「陛下，我看要想勝楊凡，非得薛丁山不可。可是丁山這小子沒出息，官職一擡到底，在勞軍營服役呀！陛下您乾脆刷道聖旨，把他從勞軍營救出來，叫他戴罪立功，必須把楊凡贏了，把他爹救了，不然的話，再重重處罰於他，您看怎麼樣？」，「對呀。你這一句話把我提醒了，現在我就刷旨。」皇上提筆刷了旨意，交給程咬金。老程上馬，抱著聖旨，帶著人，趕奔勞軍營。

勞軍營離前敵十五里地，四週有軍兵看守，像監管犯人一樣，老程一到，偏副將軍趕緊迎接。程咬金說：「薛丁山在什麼地方幹活兒？」，「回國公爺，薛丁山在前八棚火字號第三營。」，「麻煩你在前頭帶路，我要見他。」老程到了地點一見，又氣又心疼，原來薛丁山正在掄錘打鐵哩。這地方專門製造箭簇，這活兒最累，給他們規定出數量，打不夠這些數不能睡覺。為什麼把薛丁山放到這兒？這是元帥的意思，哪兒艱苦，哪兒累，叫他到哪兒乾，誰敢違背呀！薛丁山小臉兒黧黑，鼻子、眼睛也是黑的，係著圍裙，滿頭大汗，手裡拿著錘，正在叮噹叮噹敲呢。副將來到近前喊道：「薛將軍，你洗洗手吧，魯國公看你來了。」薛丁山抬頭一看是程咬金，還有點不服氣，但他心裡那麼想，可沒敢那麼做，趕緊跑過來給程咬金施禮：「爺爺，您怎麼有閒空，跑到這裡來看我？」，「我能不看兒嗎？我想你呀。去把你那小臉兒洗乾淨，我找你有事。」，「噯。」薛丁山把手臉洗完了，圍裙解下來，程咬金把他領到沒人的地方，拉著薛丁山的手：「你知道不知道兩軍陣前正在開兵見仗？」，「我聽說了，仗打得很激烈。」，「究竟是個啥情況，你知道嗎？」，「那我可不知道，這個地方什麼消息也聽不著。」，「孩兒啦，跟你實話實說了吧，周青、周文、周武、薛顯圖，你四個盟叔都陣亡了。」，「啊？死到誰手了？怎麼死的？」，「死到楊凡的手裡了，可夠慘的啦，叫楊凡刀砍箭射，他們四個人斃命。你先別著急，你爹也出戰了。」，「我爹出戰又怎麼樣？」，「我就是告訴兒這個事來的。一開始，你父親跟楊凡打得是棋逢敵手，後來楊凡這小子下了毒手，扔出來毒藥飛刀，把兒爹給打傷了，我們是大敗而歸，現在你爹人事不省，命在旦夕。」

薛丁山聽罷「哎呀」一聲，又頓足捶胸，眼淚就掉下來了。這就叫母子連心，父子天性，不管他爹怎麼罰他，怎麼打他，畢竟那是他爹呀。薛丁山一聽這個消息，痛苦萬狀：「老爺爺，您一定得想辦法把我爹給救過來。」，「這還用你說嗎？他不僅是你爹，那是國家的元帥，皇上豁出江山不要，也得把他救好了。不過怎麼救，大家都沒主意，現在拿藥在那兒守著，看發展，也許能好，也許這條命就保不住了。看到這，我想起你了。你要是個聽話的孩子，你爹能有今天嗎？兩軍陣前他指揮人馬就行了，用得著他親自打仗嗎？那麼大的年紀，讓你都氣出病來了，未曾開兵以前，哇哇地直吐血，我看他含著淚哪！丁山，你是當兒子的，你對得起你爹嗎？你拍拍良心想想，你爹落到這步，你就是罪魁禍首，」薛丁山此時無話可說，悔恨交加，往那兒一蹲，抱著腦袋哭開了。「別哭了，哭有什麼用，我跟兒說點事。薛丁山接旨！」一聽接旨，薛丁山趕緊站起來整理衣服，然後跪下了。程咬金把聖旨打開，他也不認識字，就把大意說了一遍，意思是先把薛丁山救出勞軍營，讓他戴罪立功，欽此。薛丁山趴在地下磕響頭：「罪臣謝恩。萬萬歲！」程咬金把他拉起來：「收拾收拾東西，跟我走。」

薛丁山騎著馬，老程帶著他，來到前敵。薛丁山更換衣服，先看爹爹的傷症。到屋一瞅，薛仁貴在床上躺著，直挺挺跟死人一般。薛丁山大踏步跑到床前，把軍醫們左右一分，就想放聲痛哭。軍醫們向他連晃腦袋帶擺手，示意不讓他驚動元帥。薛丁山強忍著悲痛，把被窩撩起來，見爹爹渾身都腫起來了，知道傷勢格外嚴重，一轉身，拉住程咬金：「爺爺，這是楊凡打的嗎？」，「那還能錯嗎？」，「我要趕奔兩軍陣前，活捉楊凡，給我爹報仇雪恨。來呀！帶馬抬槍！」